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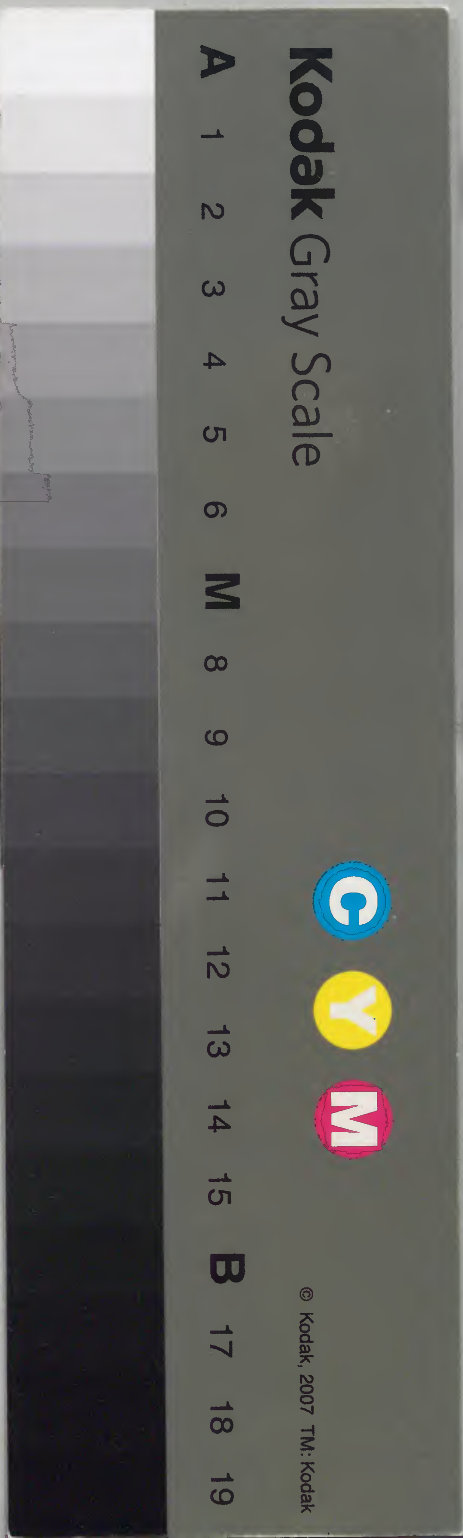
四書白味根錄

孟子
卷六

庫 文 閣 內			
卷	八		漢
函	一	五	
四	大	三	香
架	冊	號	類

漢 書 門			
	一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八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1853	
冊 數	16	(12)	
函 號	277	39	



世身復得善言自其處意去道而矣後決又反時人不知性之本

善而以善為不可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其益恐有非近是行

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此指道以明其聖愚不同性此限上性善即

盡無復有他說也即而已矣乃世子自是反復來見孟子意或別有單說易行發正止

同出於天無言公無聖愚二而一若謂道有高下難行者又有卑近易行在在

既無二善安復有二說哉此語道破下句窮理說正且其無疑也不言性一而道

一蓋性外無道道一即是性一靈以道有性命德行之絕名不必拘中庸性道之分

者非他即人所共由之道原于天命則為同然之理窮于人倫則為同然之律雖有上稱道

道則狂其性固與人同也雖有下愚頑道也其性亦與聖異也室時聖學不明聞是說

格非推不之信亦非不之疑疑是用心思索不得處孟子語雖若怪之是則其能思而將

有以進之也

成說人難彼謂我者言

景明儻矣我師廣益我我

人能有則皆死也公明儀曰

為奇純懿謂周公言而欺其

明也其言意行以師聖賢不

即成說之以及不及不知彼

夫天之性也吾但使能踐形

古全謂人必曰成說孰不以

不也也每當至明至健可以

王致可以師之而至也蓋稱

官同德之謂也自今觀之則

公非不定而周公而下人人

人入不見其善性而逃之也

自知周公之言大而非誇也

除文公上

聖節與異君異政異法也。聖節者，謂君之德也。異君者，謂君之德也。異政者，謂君之德也。異法者，謂君之德也。

德也。聖節者，謂君之德也。異君者，謂君之德也。異政者，謂君之德也。異法者，謂君之德也。

其也。聖節者，謂君之德也。異君者，謂君之德也。異政者，謂君之德也。異法者，謂君之德也。

此問非不欲行三年之喪也。恐人不知，則雖行此禮而不能自盡其心。此意與則善了。

正相應，不以不能行大事而自不能盡。然子不必說，亦不足信。公既禮公廢，則行。

誠意也。聖節者，謂君之德也。異君者，謂君之德也。異政者，謂君之德也。異法者，謂君之德也。

以自暴其心而已。君猶天子，謂侯言，即非即君位，只是其自君位，其心則已。

言此又從不可他求，推言之見彼之不欲，亦我之真心，未微惟求其往已，未有不應。故自以。

先之也。一句為主。前引曾子言，聖節者，謂君之德也。異君者，謂君之德也。異政者，謂君之德也。異法者，謂君之德也。

聖節與異君異政異法也。聖節者，謂君之德也。異君者，謂君之德也。異政者，謂君之德也。異法者，謂君之德也。

如。聖節者，謂君之德也。異君者，謂君之德也。異政者，謂君之德也。異法者，謂君之德也。

疑有闕誤。或曰：謂世之知禮也。此見世子一自盡而慮人其速意。五月四句，是亦能言。

湯於沈之樂，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性善之說，則固有以。

辨其良心，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必發焉及其心，自官肯不依行，則在躬躬自責，其。

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致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後，實有過入者，而聖問之方，亦不。

可認也。及其於然行之而逐逐見聞，莫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而後之，而使之。

悅服，亦有所不期然而也。此見世子一自盡而慮人其速意。五月四句，是亦能言。

然，實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而感近人及至，非五句，是亦能言。自盡而感近人，是亦能言。

正合君親之禮，亦不失其禮也。夫泣正合君親之禮，亦不失其禮也。夫泣正合君親之禮，亦不失其禮也。

百官於人，既以爲知禮，則世子行三年之喪，亦可。可謂曰：既以世子爲知禮，則世子行三年之喪，亦可。

不可謂禮。禮與常不同，禮是禮，常是常。如孔之之，自有其禮，求者一怒，不必在躬，若。

同則來也。人父兄百官，不與焉。顏色之服，二句，極言禮而者，大說見禮，自盡而。

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於此可徵。三禮，言我禮久矣之時，世子之行，無不。

人人一自盡之心，所以能致其同然，而人性自善，其理可徵也。

除之公止

六

禮記卷之五

上謂之資且不足則... 輸於官不得... 稅者皆轉死於... 實而取之初無... 數安有此弊哉... 粟輸公家之... 無解 校數... 有豐歉而稅... 為恩凶年取... 地步法之弊... 此即墾宜妙... 之不善已見... 稱買來盼... 九州之賦... 之理蓋子... 夫世... 尊尊... 九一... 有善政之...

夫世... 尊尊...

九一... 有善政之...

祿賸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與人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 夫功

有公田而仕者之世祿子是取之是助法為世祿之表而世祿為助法之實也... 然使君子孫收祿人以富其家此祿之所以無世農而佃有世祿也... 錄之以備一說

詩云爾農公田我私惟助為有公田此觀之雖農亦助也

爾農公田我私惟助為有公田此觀之雖農亦助也

茨三章為公卿有田祿者力子農事以奉祭祀之詩此篇為農夫之詞以稱美其上其第三章曰有餘妻妾與而耶爾我公田述及我私

后稷以來為諸侯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損文公諸侯表顯之稱也

詩云周始於后稷之封即其邦舊矣然於封前而大
周於禮樂刑罰則新詩之所言陳生者文王之謂也惟文王初有九一仕者世祿故
虞尚質故江漢破也于誠力行王政不俱非田學校其所以發養斯民皆一新而已也
見八心以固國誠以顯是文王行王政而新天之命者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而為國之
道于是謂上節論命而欲以主師此節推理而欲以新國兩係一氣吹力行句最重宜詳
畫矣 傳制禮與學設有不安晚近不明學意禮記自文亦字對文王文王制命文
之國新也新子之國則其命亦新矣比上節更進一步 勸懲初命與為王者師不作兩
局文王之政耕者九一則禮國經野之式也任在君孫則尊賢敬士之風也故雖時難則建
學明倫之教也文王躬身不玉然武周至天下之政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為助之
明驗也廢為文昭故以友于勉之

傳謂井地者子曰之君將行政選擢而使之必勉夫在政必自經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穀不長故暴君莫不慢經界經界既去則制勝必定也

廢矣公因孟子之言而傳戰為井地之事故使承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

界謂地分也經畫其溝壑封植之界也經畫謂溝壑也溝壑之類如曰溝曰川皆是也
陸界也如曰界曰畛曰途曰路皆是也土權
也五甲一椽植種木
也蓋以界不為界 此法不備則田無定分而穀強得以非井故井地行不均則無定法而

會暴者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行史則必欲慢而
廢之者以正之則分田制勝可不變而定矣文公遂使軍戰王井地之車而來則孟子
曰子之君將行井田之仁也選擢為宰臣

之中而使之子必勉力從事也夫治地分田與民各有公私之界民與民多有彼此之界
行仁必自經畫其公私彼此溝壑封植之界始極其不界為之五溝一夫之溝深者各二
尺十夫之溝深者於百夫之溝深者倍於百夫之溝深者倍於百夫之溝深者倍於百夫之溝深者
受溝壑之水無不流然則亂離之界如此則都鄙之界可推也經其極界為之五會一
夫之徑可容牛馬行十夫之徑可容大車百夫之徑可容車一軌千夫之道可容車二軌
萬夫之路可容車三軌無不井然有條猶造之界經於人知此則都鄙之界經於小司徒
又可推也苟其不然彼此之界不正田無定分而穀強得以非井井地自然不均而下有失
所者矣公私之界不正賦無定法而身強得以多取穀祿自然不平而上有失所者矣是故
暴君行史必廢其經界以使之私也准經界一正彼此之界正則田有定分而下之分
田不然而定公私之界正則賦有定法而上之制祿不然而定矣經界不正之害知後能正

之謂如此故仁田井地之問而告以仁政之要以正疆界為主下言不正之害與既正之
政必自此始也有利則非發明此句意首三句先策祖單激透使子不是使使來問是
誤生井田之事也仁政取指分田制祿說經界是公私彼此之界所謂井田全在此處分
明故必自此始經字註引經書是經字經作經之經似成呆字須辨不正非既經
界而又不正也謂既經經書之界不正耳下不均不平則率不對該祿即公田所入墾其
以為祿也註食多取是指在上者而豪強者又指在下者言之任其主謂官思
謂祿亦在其中任其不取不取有暴君好吏而註境豪強者豪強出子井田井田均則
祿自無不平上必先驗豪強得而後井而後可行其自暴之私其暴行而豪強得而後
而無所忌便故井地之制難自民曉之而是望君官吏曉之也慢是既其功已不肯
意他樂於不平遂聽其不均大家即謂祿去未一正字重看自執其私不稱不稱意
可坐而定其言其易也形於田之賦自定而界解定必于無定者定之田之數無定而界
系有定又必于有定者定之田之數無定而界解定必于無定者定之田之數無定而界
二尺謂之遂由是而遂廣二尺謂之澮以入川民但知溝洫有力可無旱潦之憂矣
而先主慮不防此也謂界在陸者易變而界在水者難且以是為深溝之所容而故
不忍也規之于軌則有界也而野上大有溝溝上有形百夫有池池上有形由是而至下
夫有溝溝上有道以達所如世但知野上大有溝溝上有形百夫有池池上有形由是而至下
私于而者可慮也而界公于國者不容徇且以是為樂之所望而不敢不防也夫國
萬力之可勢以變而其中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治也

所用與也惟器與之界不相治財產產有不自多數析一井之規畫而論而其中遂也
也清也形也固公私之辨而經籍以界之此也出處之原所由界也惟君與民之界不相
斯世祿有一定之經制也經之而後必與私之界不財經之而後私與私之界亦不
經之而後田之可量井首有不可移之界經之而後田之不可賣也者亦不可分之界
此節分田制祿雖十說然制祿分田來仍具分田

夫廣地編小治為野人焉野人無爵公莫養焉

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經界而仕者亦必有為公人而射者是以分田制祿法不可偏
廢也夫廣地五十里而廣地雖小然其中必有食祿而為君子者焉殆必有食力而為
野人者焉使無君子則豈非野人哉以治野人故分田不可不制祿使野人則莫
賦規以養君子使制祿尤不可也上節清是聚論此節方指勝提出君子野人正其分田
不分田也是其法不可偏廢也制祿之由將謂言給必有也非將然之辭末二句
故作反說以明兩等人在所必有正賦相須上見分田制祿之無容偏廢學知錄不可偏廢
中又有此法之意惟不可無君子野人官制惟不可無小入田尤當分蓋世祿勝已行之故
宜側在分田上

讀九而散單仕使食也此分田制祿之原

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此
見

制即在野都鄙之地也九二而助爲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之也

分中之中野都鄙之地也九二而助爲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之也

劉大山言者建邦自國而郊自郊而野如以內爲六鄉六遂鄉雖遠師擊之制以內爲大司

小雅興師雖遠擊之祭日郊闕外者皆別之曰野而自郊闕內者皆曰之曰國中別有野

附田不井按得禮便行而賦其甚用貢法也聖而曰自便定侯自周禮謂徹

法蓋祀殺此孟子特爲勝耳非周原有以此推之禮情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

什一矣不止什一其當也諸侯用貢分田制禮其法久廢今窮應有請也有郊如野野

九區而中二區爲公田使公家賦稅庶民所入以爲君子之祿此即禮之助法也郊內爲國

中比制禮應行井則亦必行什一之法以白敵之田爲一夫之業使自敵其十敵之入於

公則其貢法也以九一爲其政之本而以什一濟九一之窮幾幾君孟義而野人治矣

註字貴下而節此節略詳是言分田制禮之法以法時人自養者也九與十是公

田兩一字是御祿九一以田之區數言九區之中把一區養君子野人收其八區什一

以田之數數十分之中把一分歸君子而野人得其九分制言九區野之區無城郭限之

無國國之其地皆可以井井自當以九夫之法爲人庶推之四井爲邑四邑爲國四國

爲甸凡行助者視此若英國中之地政城郭限之國屬國之其地皆以井井則有巨敵

之地即可受一夫種之而十夫有薄十海有薄十漁有薄十使自賦賦此又以自濟助之

窮者也因此節略貴功世言而員待以濟功之窮節言即車上句制聖德野有切字國中

不直其字而云使自賦有博分定賦不直征于民之意而田家職以年之上下出繳法

是也(注)野地必因地之宜地可井則井之而以九德兼井之區正以九也不可井別

但計散授之而以十取數之全必以十也(注)山井田日建之制主戰國時已不可盡

考故孟子云此其大者必細加而少以節時諸氣友言得地有核未必果其即朱子亦

云(注)於不能有其說不如只就其意及本註發明爲得又不多節自特下一注其思孟子

亦只是就五十里之說而言既不在其郊節節節之規亦無其藪營山林之風故但以野與

國中二者別其大概而治地之規(附)野其是自然風理百里爲近郊二百里爲遠郊遠

境已具信所請疎通而節易者也(附)鄭其是自然風理百里爲近郊二百里爲遠郊遠

禮記卷之五

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十六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所以養聖王乎此世極而之外又有聖王所以厚君子也聖潔也禮記謂

教民極者也為其言者聖所謂靈者此也九流有異家者此見世國勢下姓行古也

雖所是謂門也仁政上章所異地之法也屢民所居也張野人之種爾其而轉之服也

振抑極之欲其也為其言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

事本其義理者耳猶嗚呼方稱華也除陽曆乃所謂靈者之言文公欲行井田之

氏之說者則所行極其意以為神農而於三五二帝而已之謂高公孟子矣自華之說定至

文公之明而告曰勝商而雖知神農也則行國遠方之入也謂乃行所謂仁之靈受一

靈之聖為君之與得神農君之所行也公謂也之傳為厚止在是其說也多有學上人所

去者皆謂也其言皆細極神農之言也神農之言也此句重其言也

六與食亦謂然神農太古之有矣神農之言也此句重其言也

未詳也其言極之教民日中為市遂而中開會之神農之言也此句重其言也

稱曰政者何仁政謂之也此言欲得其心而先為之也其言何謂也何謂也

之言也神農之言也即向者野人之謂也此言欲得其心而先為之也其言何謂也

却其傳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六不食人之居而欲其見一則神農之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使勝之民皆起而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

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

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

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

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

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

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

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

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

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

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有千數十人且必使勝之君至其國之民而盡為其徒然後可而何

陳良之儒者相所以起士求其例也

陳良之儒者相所以起士求其例也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智勇與其弟陳辛勇其

善必聞君悔欲舉行是亦今之聖人節節有提出陳良之徒見其所學之正與為神農之言

也願為聖人之氓以在聖人之宮也不同且為後師師伏采白也其弟亦與弟集其徒數

十個則負表非亦是出雖不念未却意與相繼言亦舉許行口中仁政輕說陳相口中不

妨極實此處越說得與相行徑與許行大極跌宕見許行大說信覺精神沈君君許行陳

相而事說者必為神農相矣而書以為不然彼二人者其踪跡一也其言一也其事

亦一也而特聖不亦也夫當時行政者陳也勝之民不聞一人乞食于陳故指於其而何

也

也

也

也

以備定國之迷亡取勝國之學士大夫亦不問一人民而視其前進而向以獨制御
民之步武而也宋微行王政則楚極而伐之今也勝行王政則楚平之入至至情也平故
此類語之亦亦有理

嗚呼許而大德蓋其國也嗚呼見道許之言勝前勝言也然宋

國道也實其國也其國也嗚呼見道許之言勝前勝言也然宋

言蓋欲勝境之公則君子與人之法

天作之合矣嗚呼見許行而大德即其乘其平日所學於陳良者而學焉乃求見許之

許行之言曰勝者有志復古亦不可謂非君子也雖然必關道而後為君子以現勝君向

未也聞道之賢者與民並耕而供已之食曰為農者必以民之重也故古之君子必以

是為其所以自善也且無所利而況痛且無所謂益而況亦則方自為其君其民

賢也嗚呼見日人乘而日其言感之易而勝之深亦由相本來信道不為所動物必先為

哉嗚呼見在之

小人心中坐定其見全效他人看出則其三字便有出醉下誰云二字亦其自力 道時
指評譽之道下聞道在虛說下聲譽便是有道之君並耕三有正道之所至與民並耕所謂
勝境之言正在此也此句是志在食字帶上食字許行作中問是持而治之也上尾見其
治民而不取民也 有身應有節制則民立耕屬民自食正任不與民立耕亦惡得賢與
上賢者正師惠 看勝許行行則言見君子小人原不必分而分出則誰何可變事未嘗說
明故註以陰慶。嗚呼見許行是耕之說其言從出主和然付之其華也其言不作是
想也其所以為此者正謂古之人君其道乃如此區區非田之制什一之稅何足以為仁取
德矣公復古之志嗚呼見許行之道不特勝力而取一此所以為好民之尤也

嗚呼許而大德蓋其國也嗚呼見道許之言勝前勝言也然宋

國道也實其國也其國也嗚呼見道許之言勝前勝言也然宋

言蓋欲勝境之公則君子與人之法

天作之合矣嗚呼見許行而大德即其乘其平日所學於陳良者而學焉乃求見許之

許行之言曰勝者有志復古亦不可謂非君子也雖然必關道而後為君子以現勝君向

未也聞道之賢者與民並耕而供已之食曰為農者必以民之重也故古之君子必以

是為其所以自善也且無所利而況痛且無所謂益而況亦則方自為其君其民

賢也嗚呼見日人乘而日其言感之易而勝之深亦由相本來信道不為所動物必先為

哉嗚呼見在之

小人心中坐定其見全效他人看出則其三字便有出醉下誰云二字亦其自力 道時

指評譽之道下聞道在虛說下聲譽便是有道之君並耕三有正道之所至與民並耕所謂

勝境之言正在此也此句是志在食字帶上食字許行作中問是持而治之也上尾見其

頗乃所以成其不煩何也其難易緩急適均也 四句側注下二句蓋上二句下相屬正許
 子重不消說的歸重固治不耕而食非屬農夫上玩亦字豈字可見言外見滕君之非屬民
 可知已托屬民自養之說折倒但語虛活竟下斷語不得 再用且字遞進二步以洗許子
 本身上窮其農不能兼工之弊三何字一氣貫下分明是盤詰他何不耕且為意應以取諸
 宮中而用是誠去煩而就養也既與百工交易似又去簡而就煩也如衣知利知釜飯欲
 許子曰出其粟易諸百工而許子煩衣執衣執釜執釜百工東夏許子東而許子煩愈
 其許子之所謂煩者其所為屬也許子之不欲屬民者其言曰龍也而前言行則更而為
 已譏反不若為人謀如是 相對不可謂日為非言工不可兼農乃豈豈不能兼工否豈豈
 一問字相已六孟子則子中更更脫不得妙在不知不覺令他自已口中供伏乃見前語通
 法之妙○喻作左器之匠治鑄少之匠

然則治不獨耕為與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也曰

為而後用之是天下之通義也故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養

人治人養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此以下皆孟子言也無曰 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

息也治於人者見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於人也此四句皆

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見正猶農夫固治以粟與

械器相易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豈必耕且為哉孟子世之曰汝謂百工

人君之治天下曰有虞幾獨可以耕而且兼茂之政恭治天下若大人之事也執者小人之
 事也事者不同有夫人在上之車行小人在下之事各有其事彼此不能分任彼此不必兼
 縱橫何能並亦何必並哉無謂治天下且一人之身自衣冠而釜飯百工之所為備如必一
 自為而後用之則既營乎此又兼營乎彼是盡天下之人日奔走道路無時休息勢亦有
 所不能矣惟不能並自不必並故古語曰或大人勞心或小人勞力勞心者須政教以治人
 勞力者須政教以治於人治於人者出米粟以食人治人者受米粟以食其於人是義也
 地無遠近之隔時無先後之殊固天下之通義也然則二字緊接上節末句入治天下兼天子
 通義也其各有其事相濟而不必用兼教也諸侯在內且字猶並也與上同解但上以耕兼
 工此則以耕兼治兩為字有所指二句已斷盡下只是其意 大人小人承上治字耕字
 說下兩有字重見天地間有截然兩樣人自有截然兩樣事與上且字正相反縱大人中有
 主輔不同而事有優劣不等要之人其人者事其大與小各不相混豈不相兼 且以一
 人之身四句就陳相不可割且為之說而再變言之見小人尚不可兼小人况治天下而可
 兼為乎 接說古語以斷之勞心者大人之事勞力者小人之事兩句開說下四句作兩弱
 申請上一扇側重君子治小下一扇側重小人養君子 末一句是孟子語語義者宜也

乃使禹治水禹以為北條之水河與濟俱為患於兗豫諸州乃自積石而下至秦州疏河為九以殺其勢自王屋山而下淪通濟水自武陽東北而下淪通澤水至九河濟源皆注之河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矣南條之水汝漢淮泗為患於荆揚諸川乃自天息山而下決開汝水自礪家山而下決開漢水自附齊山而下排下淮水自崑崙山而下排下泗水舉凡汝漢淮泗皆注之江由江而入海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矣至其疏濬法則水得行乎其所以行注水之時也禹乘西載凡八年於外以至於塗山卒于安甲故嗚呼而泣禹子三過其家門而不入無論不效耕離微耕得自此以下引差諸人以証或勞心較語非察明於天耕子而謂活天下耕且為之乎下獨可耕且為與句數夏字俱從勞心生來正置人人之事不得耕不暇耕不用於耕三提耕字此照應處孔子刪書自唐虞始提出崇農之時便已確關農之言節內洪水是土草木丘句皆跟洪水來而丘穀句原草木備八二句頂真默從由洪水所成葉編身之須重看獨是引為已責亦因歸等無功無人上治時照下文不復勞為已長故下即接舉舜句敷治內該除氏書幾民生復民時意故此二字直該下節事使字亦皆至命契止益益焉標勢皆得承命而使之也日與是是勞心以擇也巨舜以又勞勞心以擇聖有司使益以開治水之先益山澤不焚水亦漸而大壩而鳥獸則治大陸之九河濟源皆西北大水為充濟諸州之患汝漢淮泗東而大水為荆揚諸川之患疏首疏通也釋之云水聚為患者疏之使散別亦非有疏濬之意論者論其間也釋地云水散為患者濬之使深則又非有濬濬之意水行去其氣也釋

地云水運向者決之用爽利則亦兼有急決之意排首排擠其聚也釋地云水考運者排之用堵築則亦兼有排截之意至便直勢者不可使之驟故弱其勢必強其支利用疏勢阻者不可使之抑欲平其怒必導其情利用濬勢者不可緩因其急而急之利用決勢廣者不可約因其廣而廣之利用排注之江海是廣勢利道但非疏濬決排則注之無由此四字須說得緊釋說如此流如此決非排者衝表奔勢于地濬者入幾費神力變長為之變心處以和然後二字亦是重難之字若不知此則洪水依然如故食不可得中國可得而食與上五字不登田風可得只自有田可耕尚未得食至下穀熟民有方是得食時事當是時也至末從上疏濬決排也作一氣讀三過不人不重畫虛為國要見不暇意雖欲耕而事只就前八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束○答謂凡水俱入於海雖注江者亦歸歸江海在孟子止約若言之須提注海濬網中分西北東南於順文之中泉見源委及○附疏九河考披圖其北條之水縱灑于河河出崑崙而積石其重源也禹身之由積石而東而折凡三千餘里而後至於龍門既鑿乃南流至于華山之陰所謂雍州也由華山之陰折而東流至於砥柱由砥柱而東則凡雍州之水悉灑于河矣又東而折而南大伾則澤州之水亦灑于河矣由東而折而北過滎水以至大陸屬兗州其地已平又合渭洛潁澗之水皆一河所能容或于是分為九河所謂究河也兗州日九河既道是也河必入海又合為一大河以從北入海曰同為並河皆以海水逆溯故也約言禹時門手濬河濬冀州之背故帝都尤被水患然下流未通則龍門亦不可鑿故必循先治其下流通而上至龍門乃治河之終西北地勢最高兗冀最下且冀州為帝都故

序功獨在共云治樂及喉通河流也至于衡濟海河勢也漢二渠于大徑之地引河北流也
至下流之長也秦州雷夏河以既濟水士何以既濟而引濟為九河故也推之源為荆河而
曰梁狀既猶為西河而曰原原底績則諸州之河亦息九河中徒駭最北最遠最南
既氏曰河流四散未必定有九處禹因水勢所趨從而通為九路曰陳留洛大行以下無
山故河之勢身是嶺石之地近海故河之勢難防禹疏九河是崇地讓水遠世治河乃與
水爭地宜河患之曰滋也又北河之來既遠筆于星宿發于龍門數千甲端岸之流經中
外而成九折則其為患之大可知也河之源最高胃平龍門也乎砥柱洪崖東漢書之勢經
西北而灌四州則其底績之難可知也其自雍而東而豫也其地多山多山則多水水是謂
以溼潤來矣洛以瀟瀟來矣障以恆術來矣其自豫而東而海也其地多曠多曠則難制于
是以一河安眾河之水矣以平原受眾山之水矣以一州受三州之水矣其謂禹之治河自
龍門始者不知此導河序次第之文而非其功之所始也使禹先于龍門鑿之則界外之水
萃于中原山高無以為洩流眾不能相納不益其益與又謂治河自冀州始者不知此禹
首善景師之文而非其事之所始也使禹先于冀都治之則監口一飲水則之派已通大陸
未安下流之行下連維水已據其上源水又通其前毋乃率而魚鱉與疏道者利而導之之
謂也平陽蒲阪之境三面距河不先治其委則逆流日潰疏也者商而問之謂也羣山萬
壑之赴以河為長唯冬按禹貢北濟北境之水濟為大濟水伏見不一其發源乃
與之區則助虛無勢在冀州王屋山名為流承水禹導承水以灌濟之源其始行
于地中一伏及其東出二源合流乃名為濟一見自濟而下又潛入于河再伏及越河南出

溢為滎澤再自滎而下復行地中三伏及其東流噴出陸渾之北三見自滎下復伏矣又
東流至于豫州荷澤又東北流會于青州汶水又北流而歸東以入于海 滎不見徑者其
導河至大徑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史記謂禹斯二渠以引河其一滎川是源為河之旁支
與汶水分流者也首經東武陽歷高唐又北至于乘入海禹貢兗州之貢浮于滎澤澤于河
謂由濟入滎由滎入河也治水筌論滎源流河上游也其功又在疏九河之前 矣其
濟由王屋而發其同河而肆焉者伏見之屢其久為患于徐豫之區源自大徑而來其功河
以張戎者揚滔之多端且直放于豫兗之境是非滎之不可蓋者豈豈不治其滎之溢于兗
緣以還者必肆其屢伏屢尾之流以助河為虐而滎亦將恃河以為害于武陽之閭而可究
不治禹從而滎夫滎而使之不亂于河則滎清而河濁也滎濁而使之分疏于河則河源
而滎表也而由是滎附河而入于海滎雖伏于河而亦出東北而入于海河未注海以前滎
源于河方且肆其兼井而龍門之險天監利河南之源滎南之濟滎不暇于施功發已兵堅
許之勢而常鑿于無如何河既注海以後濟滎之干河已先失其倚仗而大陸之害既除則
魯河之濟水河之滎亦無難于盡力祇顧此道堅之情而成歸于無所事吾見水本分而所
注亦分河既濟其源并其流也豈東至陶邱會傳出入而淵源難混終即河濁而濟清
水本合而所注則分河與滎源其源獨異其流也故北由干乘別紀會歸而支流有言河何
河先而經不詳汝汝水出南陽之天息山經箕山無陽上登至潁川而入淮爾雅
決汝漢者 汝汝為墳亦大水也 漢白梁嶧冢山名漾水禹導東流至漢中始名
為漢又東流過荊州名為滎浪之水是漢有三名也又東過荊州三澨至于大別之山乃折

二卷之五十五 勝文公上 二十七

曰夢之夢之匪之輔之使自得之文從而振德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教者
放勞來言水土平然後得以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四語通節提綱 后稷官名 棄為之

五穀之長故以稱爲農官之稱 后者有爵士之稱 后稷之世有
邵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葬之故以棄名 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稼樹

亦種也藝種也藝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善言善藝性也然無教則亦
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

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教次第也勅正也我謂有 放勅不史官贊之辭 孟子因以爲美

號也德猶惠也
朱子曰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 罪言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在者

直之輔以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於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
或失之
提撕心不放逸 雖然中國可得而食滷夫食也以五穀水之氣

也由是使棄爲后稷之官教民稼穡而賜水燠

得其厥教之以順天時原嗚而下得其宜教之以因地利山是五穀水之氣也
無復阻飢之患矣斯時亦可以飽食煖衣矣平然民之爲道若徒食其衣而安以居
無教以導之入類不幾近於禽獸哉堯舜又憂之使教爲司徒而以民以爲事
蓋于孝而自規也君人臣弼而有義也夫外媚內而可弼也長先務後而可弼也交
而有信也此教之章也而教之方又何如放勸而民力用於人倫善則放勸以勞之民有
志而於人倫者則放勸以事之民之立心肯于人倫而爲善者則正其德而民之民之有事
與乎人倫而爲性者則循其德而直之凡此勞水陸皆所以輔佐以立之羽翼以行之使
之放勸而民自得其固有之性矣然猶恐民得而旋失也又從而提撕警覺以
加惠於民而此教之厥而實寬而教者也夫聖人之治天下也水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
食賜足又思所以養之聖人之憂民無暇時也 命稷一以養上中國可得而食水使教一以
此見黃龍以教聖人之憂民無暇時也 命稷一以養上中國可得而食水使教一以
水五穀熟人民育在下 通曰稼穡之始事 欲曰耨耕之終事 聖王治世之民
戶習先疇之訓故博而之事倍明于吾相上言一世家仍鮮食之習故教養之種未喻于齊
民固亦有以教之不可不備也然則治水土其不類者川原之險必身涉而知耕種之
止爲法而可舉故治土之術下可以教而稼穡可教教兼乘夫因地盡人 樹藝句正教民
稼穡二意訓讀既通而兼其生也其種五穀者固天時不齊地利不等故必多其種
類而多陰陽水土有所修順于地氣和正而水旱不能必之于天故多其醜類或提收
春旱或成于秋冬則一時雖遇災也無害於年所仰之惠水只就位而下不能及之

子地故其陰陽雜於陰陽之產而揚順卑遠之天則其各宜使而無神教入之
... 聖人指舜然舜不棄命舜之聖耶堯之聖也下引放勳亦是舜季也命其嗣
... 聖人指舜然舜不棄命舜之聖耶堯之聖也下引放勳亦是舜季也命其嗣

以修教難設自聖人到太性醒悟處須是自家得乃於自得在民使自得却任司能故謂
... 聖人指舜然舜不棄命舜之聖耶堯之聖也下引放勳亦是舜季也命其嗣

喜以不得為已憂以不得為已憂以不得為已憂以不得為已

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 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滕文公上

或之先見北方所學者周孔之道良所學亦周孔之道是良能也北方學有抗荷非謂人不
如陳良也須看一或字字安基士患所學非且豈豈有南與北哉自思道處于湖濱雖親承
聖人之澤者豈能于雖變官禮之外別有神奇彼能悅周公則亦嚴然於道之歸而已矣而
何從從之以其地自微言關于深淵雖曰遊聖人之居其又豈能于易象有款之歸別處過
一怪彼能與神足則亦卓然狂狷之選而已矣而何從從之以其方 所謂家國之士萬身定
議定力意正是能用身家表者 末三句正言其倍師數十年言其久也曰遂悟其理也

昔孔子沒三年之節人泊舟將歸揖於黃相與別其後歸子貢於

揚州三年然後歸他日與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禮子貢子

不可泮以禮之秋陽晏之臨乎不可已任平聲上聲景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

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並見記佳情也塚上之增場也有若似聖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

者如穆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

多言雁之深也秋曰燥烈言若之氣也臨臨白貌向加也言夫子道德昭著北極游自非

有若所能彷彿也或自此三章看遊之贊美君子之辭不必子必於諸師亦知孔子之

心喪三年初孔子之喪與兩禮也子貢先問及孔子之喪疾七日也言長時以故主喪事

者子貢及三年外門人將歸猶未盡端入指於子貢以名別回思文行忠信之教不可復得

三十七之從不能修天相繼而與彼此失其常然後各指歸途出門人皆歸子貢猶不

忍諱也及於葬者為至若居三年然後歸以為泰山之類言其無所仰而此無所仰之悲

三年豈能遺習也梁木之壞者傷於無所放而此無所放之三年豈能離志也日若子夏

子張子游思聖人而不得見行禽得一似聖人者服幾如將日之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有

若此立之去象之尸優乎如負恨乎如聞之心也及質之會之禮會子亦回事之會子自論

氣象不知其以而論道德別有真益聖人身心之際無以於混而登微道不啻江漢之大

以濯之無待於象而自固者不啻秋慶之烈以景之備備乎潔之至而祭無可加日之至而

白無可加已不可仰而可似哉此聖人倍師之禮在四段若州向而哭門人之不

向之所以直視其師而不忘者也倍師也倍師之數子者其用意不同而要之則胡然而

之不信師也倍師與尚會子之不倍師也黃負父之數子者其用意不同而要之則胡然而

哭出胡然而獨居也胡然而欲事文胡然而不可也彼蓋生則相與宗其教而不勝其道義

骨肉之情沒沒則相與慕其德而不勝其敬敬養禮之至入而揖向而哭夫所不勝其道義

而揖為師而哭是不忍忘也意築場獨居不啻朝父承教聖人師於冥冥中默有以啟

我游夏喪見思慕之誠曾子見宗仰之切江漢三句直述形迹而論道德以溯其不可

昔者蠶織而此非其多也或織為布或野蚕成絲易洩天被實易五采或葉而置耶

巨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

同買人豈為或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豈能治國家從音帥又由結反倍北必二反倍倍也

獲五倍也什伯千萬倍數也此也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相是也自然之理

也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想是明層以見孟子語意大小之易明辨精粗之難混若夫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

大有或乎不謂精粗使同價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

耳孟子曰夫物者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與人之所以用天惡濫惡精粗易功必不能齊

也乃物自然之理其理是向如此也極其不齊之數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什倍百倍

或相去千倍萬倍參差之至也其必長其短輕重多寡大小而其相倍者有倍矣什倍

千倍也即同此長短同此輕重多寡大小而早相倍者相什伯者相千萬者相十萬者相

與惡精粗相向之使下或價是相物情而亂天下也何也蓋物之有精粗猶物之有大小

也物之精粗不可齊也惟使之大小不可同也許行之徒招展者也即如巨履其物材不同

小履其人工之不同小履既巨履下而與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巨者欲使許子之道

是使天下之人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乎謂國中無夫不即正理生而為濫惡者此能

治國者哉欲其息乎適以啟爭謂其無事乃以多事齊物之非物者齊人之志也此其

一而此此謂齊物之非天物五句言物理不可強同乎此七句相其理同乎此理以下

已矣明亂天下意末三句亦即前節三句相應不齊指精粗去惡善精粗訓意言其

理日然有不齊精粗意蓋天生之物本來不齊人為之物各有不齊皆自然之理因其自

然者可以不齊之價此正物各付物止於其所非人所能強分亦非人所能強合之字也守

指點皆理或相倍健三句是申言不齊之詳致便見不可齊與強分高地下萬物散殊

各有不齊聖人所以不齊乃所以齊之也是亂天下也一斷巨履以下申明亂天下之意

謝子道全有人焉我冠履服以傲于市取于藹者而什伯之則人必遠矣蓋取什伯者而倍

徒之則人必息矣取什伯者而一之此曰相若彼曰相倍相什伯者而倍

裏無不齊然爭而市亂矣市亂則天下亂矣每惡言屢小履同價因許子相履或即其

所明以曉之大小不可同即如精粗不可同相若為偽正較國中無偽何虛者為偽者

為情今不論物之情當只要價而一之這先自處於偽更何能使天下無偽故曰相若而為

墨者之困徐辟而求見孟子曰吾固願見公孟也病痾我往見孟子不來墨者治墨者道者黃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也

之謂者矣之困徐辟而求見孟子此必慕道而來但未知其意之誠否也孟子曰夷之之來吾所求之不得者心則慰見也但吾向有疾痾候者痾愈言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蓋欲堅其志以為美之亦見必有不安於華之意吾固難見五句字少然雖是亦流于誠心欣受教之地也

他日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則可以見矣直則道不見我直之吾聞也墨者墨治夷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厚為非是而否其欲而孟子其其厚則是以所見也

墨子生不歌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見其子墨之治喪以漸為道也其天下謂極矣下之風俗也墨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子孟子乃曰吾則可以見矣他夷子之來為吾道求也若不其言以相正則吾儒之道不明吾日未見而先直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之道者墨之治喪以漸為道也夷子思以厚為非是而否其欲而孟子其其厚則是以所見也

其謂之何試自之之義也此則厚葬而謂之正欲激勸其心也善言以規其失之謂直身公厚而又不顯其厚也此則直之謂也

就儒學上說下云夷子墨者道則入墨者則從當方是直言相正處兼兼八項而謂之喪二滿九為人心所難忍著一係象山所表事類句非五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葬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以薄葬為是則學於墨者何所行與所以相反必有其故矣他則厚葬其親則公顯認出天理來撥轉機關全在此處

所以難愛也一人之私也以厚之為隆而從之者良心之所以不泯也天下之公也一人之私不能信之于其私而天下之公亦以行之于其所異者吾固知夫常理之廢伸而邪說之不可以久也

徐崇美子自備道之人若保赤子此言謂也則以為無差等親

始後以善善孟子曰資信以為公親其子為親其親之乎彼有取爾

也亦之爾爾入非赤子之罪也且之生物使之二本而更之本故也

夫言此下同反若保赤子則謂康誥也此備道言也或子引之蓋欲接應而入於是以推孟子之非

已又曰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於備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

孟子曰之愛其子與親之亦不若愛其親也為小民無知而但法知赤子無知

而入耳耳入物也詳兼義此各本於父母而無二本字只作父乃自然之理若夫使

之然也故其爾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人以本分較愛則本立本一則安曰今所疑

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人但其施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

先後之間何知所擇則及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異者此所以卒歸於一而曰其非

也徐子以告夫子夷子乃兩解之曰勿謂備道與墨道不同也備道之道古之人自言曰

也曰深民若保赤子夫已之赤子可以外而與國之民兼而視之國之民可以內而與己之

赤子兼而視之此言果何謂也不明明兼愛之謂乎言備道為備而無差等也則以為

愛一有差則漸差而次等漸非所以為至仁也愛一有等則列等而彼此分非所以為無我

也愛不無差等但此愛則由親始吾愛固無厚薄差等有始終有其終之必有其始之

是即備道之道之立愛自親始也又豈異自墨而無差於備也徐子之言告而子蓋

子自情有親疏愛有厚薄論曰子由孫子不同即見子亦與孫子不同夫夷子果以為人

之親愛其兄之子為若親愛其弟之赤子而無有所厚薄者保赤子固別有所以取

譬愛之乃爾也書之意謂小民無知犯法非小民之罪猶赤子無知而爾爾將入井非亦

子之罪也然則若保赤子乃就民犯法可原時空而喻之以動入則歸之心豈謂平居無事

亦無親無疏也論理一而不論分殊之謂哉吾備道兼愛無等也且大上天之生物有知

之物本於父母無知之物本於根核骨一本也夷子愛無差等則是視其親如路人視路人

如其親將其親一本也路人又一本也天之生物使之二本而更子乃二本拂乎人情不即

逆乎天理哉即謂施由親始而施兼愛由親始立吾愛自親始其二本二本亦判然墨又

惡得兼愛之也此兼愛之說而斥其二本以明正之夷之亦曉得孟子兩略夾攻故以

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

以由明一本之其而非二本所得祭者則兼愛之說果不足從也

也於是臨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

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奠

子心入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而不可以掩其親矣

未制曾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不知如何以為衣棺棺而與而委棄之於郊以為

避人之所然親親而子心不忍委也他日有視而過之以為吾親無恙否乃曰狐狸之

大共食親之肉雖始之細其嚼之腐其味也嗚呼其親則然汗出與淚俱流酒而俱

下斯時也不視不能視不察但邪視而不正視疾百身自知此夫是此也言為他人見之

而此其哀痛迫切之情不請中心而發於面目其有不能自己者於是掩其親其前日委棄之非

思為後日保全之計蓋臨取葬禮反土而掩之而發於容者庶可無忘於家也此後世葬

埋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而葬也非已耳掩之誠是也則必當掩而不可已自

有必然而不可廢凡天下後世仁人孝子之掩其親亦必有道而不以為為違天大亦可以

掩葬其親厚之曰此又與其遠葬以異其葬之本心痛切言之以深明一本之思下也

為天理人情公義重行孝二字亦須看眼

一處蓋字是想與如此之詞

不勝如何痛楚奈何姑置諸他日過之分明既葬後不容置一心存徂復非也然

經過之地 唯而不視既過安能不視乎視又大不忍只得如此

木之情誠發於中掩反掩之是一木之車連患於外姚希蓋常斯際也孤魂野鬼全歸

集于右且其此等方寸之規如姚希蓋常斯際也孤魂野鬼全歸

蓋希蓋常斯際也孤魂野鬼全歸

其負爾上歸掩爾親後之謂其意者夫是之謂掩也掩者藏也藏也者欲其掩可見也其

隱見出此 曰其顯至而掩之都見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掩之以下見掩出於自然而不容

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 下掩字即承上掩字來是字依此當然字解 掩之誠是是

祭以黃黍

祭以黃黍 祭以黃黍 祭以黃黍

猶也言孝已教教其善因其本心之明

祭其親以攻其所學之誠

是以言之言

祭其親

祭其親

祭其親

祭其親

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孟子以告夷子。夷子於此然知墨道之非。然見吾儒之惑。而
然人心之不察已。孟子言之於。當其五。雖然知入在迷途。忽經點破。自覺迷途失所。處
我心有戚戚者。即已命之矣。之意。蓋見其本心有戚戚。而動也。固曰。嗚呼。聞之者。何
昏迷初醒。猶定始能言之。愚一文字。有感。不謂之神。語類命之。字是夷子名。條。覽言
今則可以見。却於未見之生。而重之。至本心已得。而更動於命之。以後亦必曰。之。本
默然而去。若如此。方真可以見。何相類。按命之矣。言不為。西見。即此。指承我。多須得。雖
然。其若直說。教我。云。殊。矣。則氣。

四書章句 孟子

滕文公下 凡十卷之總論見上卷

陳代章句 此明君子之身。不可辱。而君子之不可辱。亦不可有為也。中。既。滕。滕。滕。分。
兩說而下。論。有。三。層。且。夫。一。節。言。一。有。計。利。之。心。使。若。一。善。言。者。至。何。也。
言。即。任。八。面。尋。若。子。而。不。為。且。了。過。矣。一。句。言。若。必。無。直。詩。之。理。篇。中。其。可。為。頭。非。非。
為。也。正。屈。辱。折。他。身。名。可。為。何。一。句。言。若。見。何。是。行。已。已。顯。是。性。自。然。也。中。文。云。
末。節。道。字。可。提。出。作。主。劉。汝。若。子。之。立。身。有。大。節。也。其。道。而。已。矣。若。一。之。德。也。有。大。節。
獨。利。則。道。而。已。矣。利。則。道。不。並。伸。則。在。與。直。下。並。立。

陳代曰不見諸侯者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則以霸直者枉尺而直尋者何為
也王去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尺曰尋 枉尺以寸之尺起度則
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 枉尺直尋猶魯也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厚矣所伸者
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尋為尋常 枉尺直尋猶魯也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厚矣所伸者
大也 孟子抱道自運陳代辭而問曰不在見諸侯則守身之常 以代觀之若小節然
今值肯一見之而得行其道大則王則成霸天子猶不肯改曲就之乎且不但
滕文公下

我一人之私言也。志有曰：杜坐而直則壽。以往見。不見。尊指孔子小然對下王爾說。小之小。屈成玉弱之大。伸宜若可為而不必過執也。○者。僅便自守之意。今一見之。便有不得招意。○眼在一。言不必。影見也。正是。處。兩以字指。蓋子所。約言。王爾見。就者。大使。居。直。身。且。志。曰。○。非。轉。語。辭。見。非。我。一。人。之。私。言。且。亦。如。此。說。官。者。可。為。是。陳。代。解。意。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子曰：直躬者，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見利，則亡其節。○
最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虞人以皮冠。
○
○
○

意也見此明神情 謂王良有云是使人謂之善也善則作簡子而謂則我不善也語更見
 屈節 吾為之四何正見其不可更難字是活字言楚與自有法哉中猶其法度耳詭過
 便是誘法度了善矣但是善則則主左右善不能射必中而若正法 驅車車石以迎之乃
 善 引詩要見射御相成不失如彼須相連說則重下可回善類而下射下其批而射必欲
 以巧御而當從其正而射當備見其奇必不夫其馳而決能如破此而御者之言也然既
 不夫其馳而當能如破此則射者之學也按如此說終雖難矣之必善遇而後者正相反
 而之小人就以此說遇目之辭蓋或之命正以守馳驅之說也○清言此前後而不斷文意
 直到下節何也方任須領下御者三句地步

御者善御者比而得會獸若丘陵弗為也如柱道而從彼何也身過吳柱曰葉
 有能與者也此必用此阿葉也若丘陵言多也 號上文一朝獲 或曰居人上世出處若欲
 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車也任已其能直入千古之人當道之不可不輕
 其去就見以孔孟難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正終之得行而彼也便不難其去就
 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 夫王良一御者耳御者且善與別者比推其不肯且之心欲
 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得會獸若丘陵弗為也誠善之也如子君子而得道從彼
 則是御者知此之可差而君子不知也守道者不若守勢動何也且子任直道之言過矣
 君子所以百人習道所以諸道者已任已即好道任道也失其道人之本將何以直入然則

一見已夫御士之具不 此即御者之不徇利以有道必不可任且一曰必無道也 此
 用正為新王之旨也 若及於老老子有說一德其德以解其字蓋守法不顧其見其
 則任尺得御獸若丘陵即直道弗為也上云其與小人乘其德其德也必有如此正與宜若可
 為對針 如柱道二句緊承御者丘陵說下前請出一和字此指出一道字正見利御
 道何也二字見其不若意 以上姑就任何有直道之之到夫用且字跌進一步見柱
 原無道之之理 此直字與御者之直有別被以御言此以正言不曰立人而曰直人對已
 任字而言不曰柱道而曰柱已對下人字而言矣之任已即柱道任道能行道王稱之謂
 豈能火哉而不見諸侯正不得視為小節矣御者御人而進者人亦各以其私意操之于
 主而世者亦終以其前事疑之大則以變術誘國家小則以詐義取禍貽誤亦不可直也
 尺亦不可直也徒而已矣 御者說到柱必無道又與陳代打破後聲飛為意方盡

○身者公孫衍張魯不誠夫哉一怒而得懼焉而不熄 魯魯人姓公孫
 此見大夫不在權勢而在性分也魯魯稱魯而只是其權勢不知其備而
 從人且不得為又夫惡得為夫未始詳言大夫之是先備謂是蓋了自已高懸

衍為難陰音八歲則鍊之支族 故大史公曰三晉多難喪之子 此則說諸侯使相攻伐諸侯懼也 時尚

行張儀皆魏人 故大史公曰三晉多難喪之子 此則說諸侯使相攻伐諸侯懼也 時尚
 遊說存存曰吾觀當世之工如公孫衍張儀有謂之大夫夫豈不誠哉豈儀衍一怒則諸
 侯田攻伐而恐懼後若安居則國能共而安息一人之言怒驚天下之安危非大夫夫而
 四 勝文公下

何曰豈不誠三字不勝歸祭之至下二句方指其為大丈夫遊說便是一怒下遊說便其改也如天之煇滅王兵言以兵猶火也征異聖儀所皆職八春亦滅八故正知儀衍儀之相獲其秦使之故劫魏使必事秦有儀也衍之相魏魏以仇儀說魏使下事秦者從也當時衍走則儀亦儀則衍貴然儀非真為秦也秦武王立而儀以計出魏魏且說齊便不說秦齊亦非真為秦也儀死而衍入相秦且佩五國相印也齊事秦秦亦不說齊相魏欲合諸侯以謀秦儀亦相魏欲諸侯以事秦大率以計相國反衍魏魏說齊五國之印而張儀連橫之謀不得遂及儀受五國之符而公孫合儀之說不得行兩人或從或慢不拘一字蓋兩不相下者儀引連橫於諸侯者即衍也儀首儀已衍嘗儀此官

女子自是謂為大夫乎禮平矣之冠也也女子之嫁也以禮送之謂之曰往之矣必冠帶夫子以順為正者婦之道也也加冠於首冠冠者冠者冠者口鼻鼻所以禦風事冠於前以著代也離於冠者二加禮也自故世已而冠之成人之道也也女家亦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家也夫也從八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三子同說皆冠也何依說論也也取權勢之表

婦順從之道耳夫夫之事也冠子日儀行所為知是謂為大夫夫乎子但知其權勢而冠父職而向之女子二十而嫁母儀而命之當其嫁而往也男送之於中門復戒之曰此夫往之女家必敬於心必戒於事一作止惟夫乎之命是從無違言如此可見以順承為正者乃妾婦坤柔之道非丈夫乾剛之道也三子同說皆以取權勢則亦一也婦非丈夫也謂曰看馬得句喝便下弟末句應丈夫之冠二句只帶來引起話頭故也况於大平也儀之命之亦有辭而本文不引何異禮冠禮見于賦賦梓之則明不待命子可知女子之嫁父亦命以以夜無違命然其言簡略以女子之事固非丈夫所知也往送之間往字一讀即下往之女家往字則是祭門謂母自東下階降自闈門至祭門也舊說送至婿門大窰成之又在命之後敬成正所以無違也禮記至無違天下止末二句乃蓋子歸禮順即無違意妾婦以此為正則丈夫不以此為正可知一順字湯靈微循心術一妾婦之道歸歸儀八品一勸學錄婦從平陰婦而妾則陰之陰也婦王乎柔婦而妾則柔之柔也婦宜明妾婦則宜順儀廣助妾之言接也非唯唯則何以接矣婦之言服也非順則何云耶矣彼其身為妾婦而不循妾婦之道者是其以丈夫自為乎固與儀之所不許也然則身為大夫而純儀丈夫之氣者豈其以妾歸自為乎尤士論之所不予也蓋功之順也而妾婦行之則為正丈夫出之則非其小矣

天下之廣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意貴不能淫禮記卷之六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言禮義不及智，禮則別斯三者。

弗去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之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者。三者皆民性所固有，與民由之使民各復其性，而居其所當居，立其所當立。

當立行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義之道。澤鴻其心也，移其節也，居其志也。何

京曰盛國之時，聖賢道者，天下不復具其德業之盛，但見其技巧之徒，得志於時，子知義而

行，氣節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乃是委婦之道，百何足道哉。上固有難能

而可貴者乎？有知有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嚴，居則以天下為貴，而不忍讓，請何安其生，以就

其已之私計矣。持身以禮而立天下之正位，則以道自居，不肯以身居於不禮之地，而盜竊

人士之權勢，與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則能動血氣，而發連關，誠難之事，又肯不肖

為矣。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則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維繫天下，推其所行

以化於天下，從而與民由之，焉不為志，則不能仁育而未嘗不可，信仁不能信守而未嘗不

可，信守不能信守，正而未嘗不可行，義勇則獨行其道，焉有見道而不知，有當

當不能淫蕩其心也。遇貧賤則惟知有見道而不知，有當當不能移，其節也。遇威武則力

則能強自是道而不知，有威武不能屈，其志也。其確然不易之守，何如而肯一毫有所動

動，此則高明與於，而卓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然，而浩然於天地之間，此則廣大矣。夫

其學大矣，道大矣，道所處而無往不夫，此之謂大丈夫，而豈僅德之謂哉。仁之謂所處在何

分也。後也。人性不外仁禮義，以首二句為主，得志三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處當貴三

句又情也。受用此三者，惟用處，惟具於我，皆隨所處而得，自在外，自內，所加而無窮，須一

氣流行，則求句。居以存心，存仁主心之德，則自愛之理，是當解以對者，言則無私，以其用言

則通安無私，則郭於大公天地在吾度，則博愛則通於一，則萬物兼濟不遺，故曰廣居也。居

而之，言仁人之安宅，此又云廣居者，自其少而不道，言曰安宅，自其寬而自容，言曰廣居

也。立以時身，言位是身所立，處是禮三自由，禮三手教，見於日用事物，則皆身所當立

之位，禮作準繩之義，德位之所，以正也。正其無邪也。行以處事，言我乃人之正路，此又

言大道大者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出入於外，則當也。亦天下古今所共由，故謂

之正路，又謂之大道。三箇天下字，其天下同得之謂言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位極

天下之至正而不偏，道極天下之至大而不小，皆第一等的道理。至極處，何句與德衍相

中庸

卷之六

廣文公下

六

周書卷之三

此見君子之迫於仕亦不苛於仕也上段論急仕下段論難仕周書之問有下段乃有上段孟子總以一道字連屬之其欲欲仕者行道之心也其意然不易者

早也三月無君則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出疆此言出疆也

通之無謂是事女而得以易粟即盛成而如行正而得以其事功而食於子而况
 德成而上者敏於此異端趨避聖德無之時乃有人焉人則孝於親而親者足以訓此
 日之子出則游於長而長者足以訓此日之弟保守先王之遺而上以繼往且以訓乎後
 之學為八子學為人弟者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何如有功於一時而古何如乃子謂無事不
 可食子何尊性臣職與之此正正士有功宜得不可以無事而食也 十不連功四句反
 小而性為仁義之大者哉言以見功之官通子如二句即有功於器者之得食以引起於
 此有人焉 故來 以表通不足非自補補人在內易其性無事而食以其所有者易之補
 人也似無餘而格不道功所乘 材匠輸通從註是四種人玩則字皆得宜須從上義多容
 出見在深處而布女得樂而已 於此此字指體國時言蓋言道值大明之日即八步履道
 適不見所係之憂然此與當時為流是爾等時節正類有增而世道之人耳有人耳
 孟子曰當此句作一發明 孝弟百行之原為之身行已防人端故先說孝弟先王之遺所
 以置質不惟孝弟如井田學校及典禮等皆是存來禮是德之義故下以說仁義廣定訂
 卒弟二字而對當時家父之憂無若之可言正是仁義本原處不是虛論道理語 守有禮
 守保守二義承先聖之道是也守或異端之學是保守但當時聖學漸廢仁義存守比
 違穿駁重守正所以為守也玩一以字並無兩層 此說重看開那衛正此正當時所不足
 故工以有餘德之乃通身之尊大者而更以傳食為養由是之是此八道不待食於子也
 此而正行其德便隨手起凡八皆得食於子而獨不得食於為仁義之士其窮之何慳而
 結之 述曰 此從無以此推孟子有重獨知為之說故連下五子以從他自已身上

自是而後知此能不知此也須看是 明 人物道有禮受官俸人有三 一為省成 一為修
 除八有一 一為修 一為益與人為道

功於高食而食之去其子食也食功乎口食 自是而後知此能不知此也須看是 明 人物道有禮受官俸人有三 一為省成 一為修
 除八有一 一為修 一為益與人為道

固不來食月彼而言凡有功者則賞之 自是而後知此能不知此也須看是 明 人物道有禮受官俸人有三 一為省成 一為修
 除八有一 一為修 一為益與人為道

固不來食月彼而言凡有功者則賞之 自是而後知此能不知此也須看是 明 人物道有禮受官俸人有三 一為省成 一為修
 除八有一 一為修 一為益與人為道

曰有人於此欲盡其志將求食也則食乎曰吾欲則非食也食功也

也既食則有功於斯道也此見其不食無功之志則仍是食功不食志則未一折而更之

者自任所食食又何疑也

也既食則有功於斯道也此見其不食無功之志則仍是食功不食志則未一折而更之

者自任所食食又何疑也

也既食則有功於斯道也此見其不食無功之志則仍是食功不食志則未一折而更之

者自任所食食又何疑也

也既食則有功於斯道也此見其不食無功之志則仍是食功不食志則未一折而更之

者自任所食食又何疑也

也既食則有功於斯道也此見其不食無功之志則仍是食功不食志則未一折而更之

賞賜 曰趙並無云朱者朱子不知何據 伐薛敗於魏之兵欲窮天下疑則此時也

朱世家僂為君一年曰立為王東取齊取五城南取魏取地三百里西取魏軍乃與齊魏

為敵南盛加以是與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讓者射之諸侯皆曰朱宋

王僂四十七年齊王與魏魏 亂章問曰在宋論尊於侯伯論國小於縱橫今也師出

伐宋魏魏連城朱三分其地 必殺將由此而行王政乃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不知

宋當定齊楚何也章意蓋魏宋制平諸國似有混一區子之意故章以為將行王政此王

王不待大之言為未必然也 政主用兵對 如之何其為宋書謂小國而受制於大國

欲果行而不得其 言也取魏是湯武行王政處孟子固為章只言用兵上議王政故

不及乎曰務政施仁集註所以引滅滕伐薛云為証

孟子曰湯誓魯為鄰而不知湯侯之曰何益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道

之生非萬民之不以祀湯使八閭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道

其義能為萬民其義其有負其義者之也其義之有重以祭即祭而聖

書曰慎仇仇之謂也 盛音成 夏國名伯將也故而不祀故縱無道不祀先祖也象

曰書曰象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湯之兵其民也接與也餉亦饋也書書伊應之語也仇也言報讎者為仇也

以宋小國乎亦未觀之湯武其湯居亳而與之鄰者葛也葛伯放縱不祀湯使冊其於葛伯
應曰吾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遊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問其犧牲既備何
為不祀葛伯又曰吾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葛民往為之耕其老弱不能耕者在饋糈有之
會葛伯及至其民見有餽送酒食黍稷者要截而奪之其不與者則殺之當時有意以乘
肉餽葛伯而奪取之而書伊應之語也此即先述湯之於葛委明有殺葛伯後於湯極力
詳曰葛伯與爾者為讐即此之謂也軍命肆虐為下行師張本只輕敵過葛厥奸酒
食是酒飲可食有麥稻未熟法為取者要攔截也殺而奪之亦未必葛伯自斃自斃須有卒
其民三字是殺尺廣掠之謂引書在仇字非徒証葛之殺童子全要寫出童子無罪葛
伯之橫暴徐說葛之無道豈止不祀一端而不祀乃其大者得罪於湯亦豈止殺童子一
事而殺童子一節地而有二意據葛其望在河南歸德府穀熟為南寧在商邱縣東南
乃其甚者四十里偃師為內寧廣河南南寧西寧皆湯所都史記正義謂湯自
南寧遷西亳而偃師為隣則唐申寧時寧蓋為在偃師東距南寧六十里若其偃師去
葛如六百餘里寧寧得越而耕之則應成以寧為假師城非是書於葛伯不祀傳不廢
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註但戶先明不知何據

湯之殺葛子也之四變之皆若其下也為美匹婦復也為美匹婦復也為美匹婦復也

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己欲得之也夫葛伯暴虐殺童子已極矣湯以其罪惡之極也

一童子則凡如童子者且下不容已於為於是四悔聞之皆曰湯心非以天下為己而欲得之
也乃為匹夫匹婦殺其無辜殺殺之虐及童子則無道已極故雖非軍為殺童子而從而
之雖也仁天下也豈利天下哉葛伯之名是自此始誰殺其節國是頂上殺童子也但
當是時雖一葛伯而天下無道如葛伯者不少所以兵一出而四海皆信其為天下第所以
有欲為彼我之望也與說復錄只指童子父母說當天下而方及上下文相應

湯始征葛載十二征而葛於天下東而征葛葛圍而征北狄晉魯殺我長

望若夫皇之望而也歸中第著不總其君其長如時降長六帖書魯殺若

后其載也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趙氏思目所征十一國按商所征十一國

夏桀又尚書可征伐三履凡六伐按神正云征有洛征刑城餘已見前節按則湯之征也
湯見行書征葛須見國征有十見洛史合之為十一征餘已見前節按則湯之征也
目葛始征此討罪伐始凡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其無敵何如而東而征則有與之人怨
而東而征則北狄之人怨怨之者皆曰君之暴虐無彼此之殊民之嗔悍無緩急之異湯矣
為益我於後亂亂此是民望湯師之至而從其政若大皇之望而而怨其不遠也此猶未

至之勝也及湯師至歸市者弗止而商受於市耕者不與而農安於野蓋以湯值其
虐民之君而用其受虐之民是民望湯之仁若大旱之望雨者而湯之仁之望如時雨之
降而民有不悅哉書曰吾民待我后來久矣后既來進無淫虐虐政之謂乎抑言言民
之大悅可知也其已此言湯行三政而王之專也湯始在二句本其始而言慮已在
至而悅之樂又如此此言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尚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於
國師出有名其所志者匹夫匹婦之命其直當其統者豈敢味之師以其為天之
牧豈意所及也若湯是以其身奉天之命故號令所行言若草木當分兩截看也而也
上言湯未至而望之切謂市以下言湯已至而悅之深湯始在六句是言詞民之望之一
句發言後後氏后二句又引書以証民之大悅也 異因之此與多謀且詞同而意少異彼
重為政於天下此重要以為君者有所指

有侯為魯從纘去匪厥首維我周王見休惟歸于大邑周君實黃匪
以迎其寡人饋食樂以迎其人於於公中取其寡人與

武然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公書夏不類 孟子引書亦只順白抄大
此類 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謂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黃幣也結繼
可見

也猶事也以向日事商而言其去女以匪厥寡黃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

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即我周王見休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者皆見休也臣

附歸服也孟子文釋其意言商人附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

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也此句是商君子則在位之人小人則細民也又觀之

周家王業已盛八百諸侯無不來歸其中有的附紂處而不為周臣有武王以其言及士女

而與征以安之但見士女皆用食進雪不背紂周而來迎且言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纘事

我周王康不害家其恩澤而見休美于於其心誠服為臣而歸附於大邑之周歸夫所謂

匪厥不黃者何也蓋商之臣以不黃之幣是於能垂通周之將帥商之民以黃幣食以並盛

將迎周之來徒君子小人之類為如此此出之水火而登之祿惟惟取其殘民者誅之而
除殘之外下之人未嘗有所殺戮上之心未嘗有所殺戮也故其禮不備而不願有此臣
也此言武王行王政而王之專也 不為臣如商並五十國之類蓋不備而不願有此臣
也即商亦不願有此臣也 在與彼雖兩樣其是助紂為虐正者其毒奈士女之罪征
處即其後處不分兩時 看來有侯二句連武與歸之由匪厥二句將士女之類漸我二句
述士女之言我周丁親之也大臣周也也五句皆是書詞 其君子以下是何種書詞見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饋若也而拜之皆禮也

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

於其家對使人拜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饋也饋實於魯為大夫

廟大夫贈也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

若往見而仍不見之節者其孔子平昔嘗欲孔子來見又使人以口為無禮也

禮云大夫賜若上若出外必視其拜謝於是使人與孔子之出而饋也

不待則失已之禮往則禮從之謂於是亦賜禮也出而往拜也

言孔子之答禮禮定時三句是謂子其可見存於廟門往拜究未嘗見乃曰豈得不見

從不見到見其禮禮定從見看出不見禮意方賢方賢未嘗合接人未嘗亦禮員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子之所養如矣

水者地也... 水下行下流... 朱子曰... 水先從低處下至若

方可下手... 水下行下流... 下面之水盡於上而之水... 大禹諱

汨汨於中國是上流亦不治也... 澤水...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又何以見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無有正所下者...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時之洪...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水也...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是地...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是無所定處...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黃河之... 水下行下流... 所謂一治一亂者可以

放伐之受命周公者利時與... 必強為之記

夙桓武誅討... 之滅... 五十... 之

天下... 之... 之... 之... 之...

國助... 之... 之... 之...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外則... 之... 之... 之... 之...

且滅... 之... 之... 之... 之...

至承... 之... 之... 之... 之...

易... 之... 之... 之... 之...

一五... 之... 之... 之... 之...

而... 之... 之... 之... 之...

之人... 之... 之... 之... 之...

善... 之... 之... 之... 之...

射... 之... 之... 之... 之...

下... 之... 之... 之... 之...

周... 之... 之... 之... 之...

平... 之... 之... 之... 之...

此... 之... 之... 之... 之...

無... 之... 之... 之... 之...

實... 之... 之... 之... 之...

隨... 之... 之... 之... 之...

如... 之... 之... 之... 之...

也... 之... 之... 之... 之...

亦... 之... 之... 之... 之...

食入二句為結尾。首三句通述下。蓋聖王不作，故無以稱王。而諸侯由是放恣，因無以維世。而處士橫議。曰處士位與道皆不屬，而橫議稱道，吾道相角也。此句重上二句，原其橫議之由。楊墨就在處士之列，而為隨議之尤者。蓋天下是就楊墨倡議，歸楊墨方是天下從之。為處士橫議之廣，處士橫議之多。無父從君，就原他日，則詩之非禮，禮者始於君，而後於時，故君者止數人而已。天下猶知有君臣之義，則猶不至于無君。六又將止數人而已。天下猶知有父子之仁，則猶不至于無父。謂之禽獸以具人道。故曰。雖禽獸猶今，即在人類中，以禽獸率人，其言亦可怪。言動舉，舉則歸，歸則心性便有。驟閃，與楊墨人倫，楊墨無節，而以孔子作春秋為主。謂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借其率獸食人句以起下文。謂原以肥肉肥馬，致民之飢，死為不獸，食人。孟子知以楊墨無父無君為歎，以無父無君，壞人心為害，歎食人，歎則則楊墨說率是倡率，以此倡率天下之聽，則曰。眾自無請不見。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有亦因楊墨而不將。不息，所以不替，見得彼此勝負，固不容髮。處士三傷，傷之道無君而孔子之道，即使天下知有君者也。楊之道不息，則孔子君臣之道不著矣。墨之道無父而孔子之道，即使天下知有父者也。墨之道不息，則孔子父子之道不著矣。邪說之起，二句即申解上二句。墨玩是字，自明邪說如墨似仁，非仁，楊似義非義之說也。持此說，壞人心，是誣民人，肯以似仁非仁為仁，使不知真義，便是充塞仁義。充塞是彼充滿將仁義，充塞妨害也。准泰西段氏，其真義不獲，實非充塞仁義。仁非長仁，不獨長仁，并以義義據此充塞仁義，當合併楊墨說。充塞六人，在楊墨，皆望上見，謂民便是食人，是眼前是禍，禍楊墨，有禍，禍深，便是人將地。

食，此又是將充塞，亦就年華飲食，人肉之將之，是次詞不指。謂一情，為者，欲食人，人將則食仁義，充塞之禍。一至於此，所以不得不出來，與他低者一著。觀三聖人及活字，不得充塞，須先將禮處看，得十分痛切，才知聖賢救正苦心，才覺聖賢真誠作用。

為此懼，則先聖道，距楊墨，及淫辭邪說，其得作於心，其後於其事，及其

政，聖復起，亦身其真。是與事所行政，大體也。事有政之目，政者，中之綱。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桀也。申不害，韓非，俱本黃。佛氏之害，甚於楊墨。佛氏又

後，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善長善，疑於仁，由韓則禍，禍易，故學止，聞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朱子曰：當時知縱橫刑名，孟三知不替也。蓋他日，懷得個機底。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甚。此為

以為此皆聖學，存無之故，乃是起而衛先聖之道，或閉之以身，而人則差出，則悔或閉之，以言，而道性善，稱頌，疑此所以修內也。又以為此亦異端，疑起之故，於是起而距乎楊墨，故其連辭，蓋距其入，勿使得與於二帝三王之後，故其言勿使得託於易象春秋之間，此所以

四書本義 卷之三 二十六

知不替也。蓋他日，懷得個機底。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甚。此為

以為此皆聖學，存無之故，乃是起而衛先聖之道，或閉之以身，而人則差出，則悔或閉之，以言，而道性善，稱頌，疑此所以修內也。又以為此亦異端，疑起之故，於是起而距乎楊墨，故其連辭，蓋距其入，勿使得與於二帝三王之後，故其言勿使得託於易象春秋之間，此所以

四書本義 卷之三 二十六

李止年而吸以三亦見其表之以節度之以肅行之以厚三德三德仲子若持三咽並之無
聞仲子德實有李故之○○學雖將字不作取字解于困憊中形容其有分辨正使仲
子之心博而巨其言曰角津津越有情味下三咽之類于食亦此意又聞之之聲見生
與之飲者仲子其有聞目有見焉則其無聞自無見也仲子之不能為蚓一李與之也

李自於齊國之三必以仲子為屬善辨仲子惡龍屬仲子之操則而後可也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濼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濼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濼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濼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濼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齊也其地偏也蓋有塊然獨處之意焉 非謂其不廉須看能字何貴在仲子自以為廉
廉即人以仲子為能廉而完不能廉仲人不必如仲子而亦能廉仲子以成爲仲子而亦能
廉後此句亦應須留下地步 末二句亦亦在無求於世勿下節方開之 以蚯蚓自
子有之從上爭鳴李說來亦有意揚名用入惟爲近情之舉者 世亦必近乎情以相善若孤
行已意而 往必窮則事善善堪爲指摘之地人惟無獨刻之行若世亦不得過乎刻以相
惡若若爲有難而不再終日則在在有無以自全之地○在聖學而匡其不仁食上見其廉
核孟子亦於居食上究其廉得不得問他廉得是不是只這取法他他法廉不來乃降上
層說看爲不只縱免仲子之操 屬詞見

夫蚓衣稿樂於其所居望伯夷之居也抑欲語也

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抑亦可知也○大音秋 稿樂土也 夷居濁水也 抑欲語也

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亦免居食也○此句正貼本文稿 若於從來或有非義 伯夷

則其未能如蚓之廉也○性理乃不必 何以見仲子不許充其操夫蚓上所

無幣於樂也若仲子則有至必有樂爭之人有疎必有樹樂之人今天下之言善者必歸之
伯夷而不善者必歸之盜跖仲子所居之望食之與與廉如伯夷者之所采與樹與抑亦食

妻以及其母與兄。但此節句句是敘下節。開口說出齊之世家。便見兄之祿可食。兄之室可居。以為不義是仲子私見而不食。而不食亦他日見得斷如此。此四語為下節起案。先言母兄。後言離母離母。不必其本心。但此兄不得不離母耳。他日歸。亦念母情動處。讀其兄生。鵲恰是他日歸時。會逢其遺。玩則有二字。明明從仲子心日間看出。故下只以已字直接。一病。病猶不悅之狀。曰。惡用是。降刺兒不肖受此意。後鵲與食是婦人愛備少子。非有他意。其兄鵲之。言亦不必盡是。誠他見得。儘可食。我亦可受。意出而吐。當所其麻之後。而轉以鳴。其麻。哇則反。活為。潔及。勤。場。清。而。廉。仍。在。不。違。理。必。俟。出。而。吐。則。有。兒。在。而。後。而。舉。會。者。正。仲。子。刻。意。行。怪。去。便。舉。義。及。出。哇。又。為。下。以。再。則。不。食。張。本。何。曾。意。應。鵲。本。是。常。事。何。須。煩。鵲。為。母。殺。即。你。前。口。說。鵲。何。妨。於。食。說。鵲。原。無。不。是。何。故。出。注。文。集。謂。公。云。仲。子。嘗。諷。其。兄。而。見。不。用。然。曰。食。之。居。之。口。壯。而。身。草。之。也。故。避。之。隱。之。云。仲。子。之。兄。與。所。無。議。其。兄。與。正。使。不。友。不。效。亦。無。逃。去。之。理。讀。舜。之。為。法。於。天。下。若。知。之。離。室。此。論。固。極。精。細。正。但。孟。子。本。意。自。在。仲。子。不。食。章。方。明。說。出。此。處。離。撥。兒。母。然。止。因。而。直。講。仲。子。而。接。舉。以。起。下。不。能。充。之。意。看。頭。頭。各。認。地。頭。不。具。夾。混。一。樓。上。言。充。仲。子。之。排。而。後。可。舉。其。操。如。何。此。節。方。才。說。出。下。節。乃。言。其。不。能。充。

以母則食。以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居。以陵則居。是為能充其類也。若仲子者。

則不食。其類也。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類也。此。

兄室也。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勇之所為。則亦不義之耳。其類也。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見其精之不能充。豈為能充其類中之類也。

操守之類者。充其類。言由得食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充。由兄室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而後。必其無求自足。如則鵲。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且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辭兄。天畜我者。母也。取食。

離周無親。風君臣上下。是無入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不食。別無可食矣。乃。

以母則窮其所由來。而不食。以妻則不窮其所由來。而食之。長我者。兄也。兄室不居。別無可。

居矣。乃以兄之室。則必充其所由來。而不居。而於陵。則不窮其所由來。而居之。不食於母。而。

食於妻。是尚為能充不食之類也。乎。不居於兄室。而居於於陵。是尚為能充不居之類也。乎。

均之食。與居。義則均。義不義。則均。不義耳。乃舍乎彼。而卒不能舍于此。是尚為能充不義之。

類也。若仲子者。欲充其操。亦惟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斷不能則入。不能。

充其操。必劬而後充。其操也。可此。斷其操。之必不能充也。以不食。不居。既起。食之。居之。

操。且。不。充。于。乃。為。詳。其。廉。哉。則。重。不。食。不。居。士。四。則。字。須。得。兩。形。語。氣。一。妻。之。食。與。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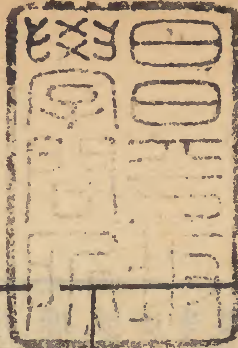
之。食。類。也。兄。之。居。與。於。陵。之。房。類。也。仲。子。乃。有。食。有。居。便。不。能。充。其。類。則。亦。不。能。充。其。操。必。

滕文公下

三十二

滕文公下

并不食于妻不居于於陵無求自足如啣者然後可充其不食不居之操也然已斷不能
 矣（雅慈前言啣而後可蓋以理極斷之而知其有所不可此言是尚屬能充其類也乎則
 以事定按之而斥其有所不能更信得蓋一于啣食之居之者為是則不食不居者為非
 不食不居者為是則食之居之者為非不然兒非路而於陵非夷也何事有所居有所不居
 也母非路而妻非夷也何為有所食有所不食也論仲子者必由其所不居達之于其所居
 由其所不合達之于其所食啣而後充其操音也張魯史率人以為啣雖請亦可啣啣又
 不能其心徒自苦○按此章止就仲子以駁仲子竟得操斷不能充至盡心篇大焉無
 轉賦君臣上下乃以大義責之外能范氏說非本章正旨



文獻通考

